道古堂文集

道古堂文集卷十五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序十二

送許貽豐之廣西序

錢唐章信圃以事謫廣西戍家貧甚老妻寒餓不得存活時時郵書致信圃使速迎巳信圃得書必泣泣巳度無有衞而致諸其境者畜此意不敢發章之戚若友則羣聚而謀曰信圃妻子在杭吾屬歲必庀其饘褐曷若遠而歸之乎戍所合數歲之所費併一而用之其事旣出於永逸其擔亦可以稍弛然以一弱婦人挾一奚奴

一老嫗經波入浪衝瘴雨而溯蠻風嗚呼其幸而得達也僅矣孰左之右之提而還之信圜者衆皆相顧愕眙莫敢應許子貽豐交章氏在紀羣閒則闖然而有言曰某固願之粵章氏之孥盍於我乎是寄貽豐修頎偉幹欬響若洪鐘自其二十餘卽已爲諸生有名粵西距吾浙往反幾萬里計其期非八九月不可還貽豐方將提筆入試舉場一旦棄而遠去或以是爲嘆惜貽豐曰吾之得邀一第與否未然事也信圜之夫若婦非吾此行則不能完吾不以見在而易未然審矣歸而裒春糧束縢笈與章氏期行有日然貽豐之貧與章等妻子老稚

十數百指哆喙而待貽豐之膳具一歲館穀則一歲飽具一月館穀則一月飽貽豐為章氏送孥葢將以完章氏之夫若婦而貽豐之妻子且瘠而立乎溝中貽豐曰吾爲章氏計則久遠吾家人之忍飢餓則暫吾不以久遠而易暫審矣出門㝡妻若子勉受寒苦毋或懟怨妻若子則皆曰諾於是章之戚友咸醵錢市酒肉以寵其行吳子尺鳬輩各爲四韻詩光其事特命杭子爲之序杭子曰序者敘也其事㝡其道槩詳書之以彰許子之勇且以寓乎信園志吾黨之有媿也

送周西犖之官南澳序

潮州負海立郡其東北與閩界連島激回互濤瀾壯潤形勢要害南澳實介峙其險　朝廷重其制特設軍民同知以控制百夷專城列閫文武攸寄嚴陵周君西犖以中書舍人改外新膺是任周君不色喜而人皆以爲賀其高者謂讀書能文辭今玆極天下之壯觀盪胸決眥發皇耳目其文辭宜益奇以肆如古韓蘇之已事者其卑者且謂是爲脂膏之地市舶往來百貨鱗集君用度當不憂匱乏而鼓角前導又與建牙開府不二愚以爲審如所論則甚失　朝廷之所以任周君與周君所

以自待之意是官之設所以詰奸禁暴壹六條之教靖四鄉之警伏莽有不興之戎萑苻無取人之盜是猶僅僅稱職非其殊尤特絕者矧南澳與他處又異閩粵之疆地犬牙錯愚民罔知或有爭虞芮之田尋卑梁之釁事起纖芥讞決馳兩省宜以禮讓化之則不競於利且其職兼轄士伍悍將驕卒不循禮度走馬求賞賜外或有犯民田禾毀酒家什器胥足入紆莫可誰何急之則取譁緩之則骫法宜以强毅鎭之使憚於威重而不敢逞君茲往蓋其難且愼也然君爲人廉而靜貞而幹事以之出治恢恢乎有以自信矣友人仁和杭世駿壯其

行爲文辭以相勗且以覩於有成

送江岷山知晉州序

自吾來京師徧交賢豪長者得以縱覽天下之士大抵綈章繪句順時以取寵者趾相錯矣其有措意於當世之務從容而度康濟之略者蓋百不得一焉時或遇其人則又堅悍自信上指天下畫地無儒術以洩其虛憍之氣恐其試之未必皆宜而用之或以致敗嗚呼豈果綈繪章句者爲易而康濟時世者爲難耶執友江君岷山學與吾同正業居與吾同里閈遊乎鄉校籍于賢書無弗同也竊其志意則有不可得同者人之爲文將以悅世岷山則蘄以自信人之筮仕將爲飽妻子資結納

之用岷山則借以為發揮理道惠養黎庶之階令粵西之懷集政通民洽不肎奪商阜以媚上官而卒以是膺循卓之薦及牧寧明猓苗梗化跳刀走戟相報復君開設方畧縛其酋豪兵不衂而事集以憂歸旋以病告家食者三年矣歲之豐凶俗之美惡邊鄙險阨之形朝廷損益之制莫不博聞默識深維其故而洞見其本原余少而濡首於文字之役長而與一代之豪傑相推排意氣亢岸不能自下至與岷山語則章句之細故斧藻之末事廓然一無所措而後知岷山之意量遠也今者調於選人將知晉州晉州地僻阻而俗淳簡治之而效中

才優為之岷山蘊不世之晷屈而就焉庶以頤神養志扶進百姓於仁壽之域所謂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者此亦當代言治者之釐事也於其行書所見以貽焉

送倪介之之雲南驛丞序

驛丞卑官也萬里遠行也卑官非十年十五年不得調萬里非四月五月不得達重山複水舟非三板可任也車非一兩可載也僕夫非單丁奚子可勝也糗糧屝屨恒倍蓰於常行旅僕嘗持是說以告而倪生且妍妍然任之生有老母白髮垂七十博升斗之祿不足以爲養邀濁碎之職不足以爲榮生乃勇於行且聞其迫於母之命而行此何說也聞世俗之言仕宦者則自南巡日北驛是故北人恒願之南雖譬之乎投荒而不恤南人則又願之北雖極之乎絕幕而勿辭雲南跨鬼方凌辰

沅山曲如雞足水黑似榆葉黔瞀狉獰之習佅僸蠻鴃之音刀耕火種之俗一一與中土異驛丞豈美仕哉生方弓衣短後從兩奴挾輕齎翩翩就道甘此而不悔生豈無見歟生久留京師習聞老吏之議論謂雲南地僻道左除長吏巡方外皇華四牡之使歲不二三至俗豐而地沃鉛銅金錫之饒甲天下官閒職散衣食覜江浙閩廣爲不難積其贏餘可以致鮮薧以活妻子生茲以爲計之良也然吾聞諸先民君子之養親達則兼珍閣皮而不以爲泰窮則啜菽飲水亦可以盡歡生之才豈非是則無以爲也將生非一官則有不樂者耶顧此非

特生之過吾於長民者有厚責焉

聖主孝治天下居官者以親老不得養或就近乞州或量移內地凡玆守令莫不皆然奚爲此猥末之職而莫之或卹也乎封疆之吏息而不言歟抑世之逐利而安之者之衆也

送袁子才之江南序

德堪乎世者不以省劇難易恐其力爲之弗敢擇也詩是者較量於大小斟酌乎清濁迫之而後起陳掾其間而不知止其殆迋道而未始有聞邪道有因有任道無因無任無卑渫無煩辱無瞋目搤擘無意烏咨嗟孰推之孰移之變化流轉日百出而未有止有見於進必無見於退有見於榮必無見於辱純純常常處乎不淫之度吾未有遇也嶔岑之巖有美木或斤而爲梁欐或削而爲筍簴或弦而爲琴瑟青黃斷爛棼如棄如而木不怨者物乎物物乎所不物有宰之者邪袁子始求仕休

問被乎巖廊已而黜爲吏邦之人以爲大慼袁子飾車駢馬彷徉乎中逵挈其累翕然而笑子杭子曰袁子其幾乎道者歟道以因爲生以任爲化蠙衣陵舄有形也尻輪神馬無形也以有形隨無形圜如轉市南之丸天且不得宰而況人乎袁子食芻豢被綺縠車騎閑雅過嫪其鄙縣亭父負弩里魁前驅環一市而鬨者憚氣屏足莫敢喘息袁子方卹乎湫乎而不知其適之奚俄而簪筆磬折擊拳踘[illegible]勞日夕而不得休則施施焉而寐蘧蘧然而覺而袁子不病故曰和其天倪而不逐於因應是之謂入乎機出乎機

送孫程萬還上元序

程士品者雅與俗二者辨之矣瞞瞞然瞑瞑然朝夕於酒食聲色之中求其毋俗不可得也軏奇嗜古陶冶性靈以淸泉白石嘉樹美竹爲遊居以法書名畫金石彝鼎爲服習嗒焉寡營听然獨笑求其毋雅又豈可得哉上元孫舍人程萬以世家子入仕操履不異寒人盎無儋粟樜無兼衣敝車羸童躑躅九衢而几榻間無恒物趍遽之字云回之紋金星活眼之石範銅撥蠟之章一一研其指歸稽其根歷精識雅鑒當世罕儔以是知程萬之蘊蓄宏也夫博物洽聞儒者所事峩冠褒衣高自

位置者倉雅林說之書口棘而不能讀盤盂盉鬲之器目詫而不敢名寶燕石以爲玉享敝帚以千金其爲弇陋也多矣程萬高情遠致倜然超絕囂塕余嘗方之古人遠不敢比數使其席於兩宋賢達者之末豈有媿乎寶繪如王詵寶晉如米芾研經如楊南仲鑑別如畢良史集古如王球歐陽修款識如薛尚功籀音如朱長文評器如張掄辨證如劉邍父庿堂修三禮之圖太學樹六經於石鉤微抉奥非君奚屬一朝請急南歸呂才序東皐子集所謂端簪理笏非其所好者君實有焉豈班聯之內固不樂有雅士之迹與余樸遫無一能承君顧

者獨深喜其人之喬野愛其文之質直賞其筆迹之椎魯譬諸爨餘之材賞音者或別有在余豈復有吝焉書其傾折之意爲序一篇張其行以志吾懐

送金東山歸維揚序

廣陵金先生東山與余同就鴻詞之徵未幾東山成進士先余入館援巳未詞科舊事握手敘同籍之誼是吾兩人之仕進同也東山善談笑喜賓客圍棋賭酒酣嬉累日夕而不厭則其嗜好又與余同心無毒螫胸無柴棘稱心肆口屢尤於人而不以爲悔性情通倪又無不同也以公事相見脩飾邊幅者媛媛姝姝習爲罄折余獨與東山仍其疎野余方倚東山以自壯東山亦以余兀岸不可貶損就余狎不余棄也方是時京師交驩者莫吾兩人甚東山負承明著作之才與修勝國之史直

而不阿簡質而當理書成晉秩既而充三禮館纂修官時方重其事非耆儒碩學專門名家者不獲與是選鄭王之異同程朱之精義僉曰惟金先生爲長東山亦恢廓自信思勒成一家之言以爲 聖世昌明經學之一助竟以試落館職一旦委而去之余不敏猥以譾劣承其未竟之緒昔孔穎達等撰正義而覆審者在趙弘智魏徵類次禮記而王勃重加編纂事有前例穎達與徵之名故在也予豈能攘東山之美哉東山與余習以熟於其去也不能或釋然於其中酌以旨酒侑之以辭曰有儒一生說經鏗鏗勃窣理窟掉鞅而行迴翔三館大

叩大鳴戚公落度子雲寂寞遺經獨抱頓陟囘錯拂衣還山云有宿諾余與同進不與同退涇涇與與如禽失隊千秋大業期子毋廢送君都亭勞君巵酒士有素操進退不苟斟之酌之是惟吾友

送陸蘊山佐守南陽序

廣陵陸子蘊山蘭芬椒烈風扇浙汜里中詞客多與狎主壇坫然蘊山匆匆乎非敢以爲是也入而洗腆敬養所以微伺風欬覤嚏者靡弗至優游子舍若將終身其封公弗善之曰史稱馮唐以孝著聞爲中郎署長應仲遠釋之曰此孝子耶也方今 大化翔洽士不出身効尺寸酬高厚休養之恩耶爲急裝遣之京師遴入爲秋曹用法明允多平反一署皆稱其賢

天子聞而嘉之時南陽方缺貳守南陽地大豪猾不易治貳守主擊斷急則患束溼緩則紐解網漏姦萌熾張

不可羈勒方難其任而蘊山適膺是職夫封公有令子不私以爲家寶必使之服勞王家其識加於人一等矣蘊山不規規平揖畫諾抱文書出入佐守大郡繼古召杜之遺迹是能克副封公之期望亦已厚矣雖然蘊山固詩人也仍得以詩爲規可乎詩小序曰南陔廢而孝友缺白華廢而廉耻缺方蘊山循陔眷闈馨夕膳潔晨羞所謂心不遑安心不遑暇者此南陔之孝友也今且出蒞名都百姓或漸於習俗或困於饑寒輕訬任俠剽椎爲姦治之者勿侵暴以爲能勿鍛鍊以矜巧宣布恩澤豫養其廉耻而進之以爲善斯廼克稱

聖天子之所以簡任之意亦卽不負封公之所以命之出身而仕之意豈徒致潔白之養云乎哉所謂白華之廉耻者此也若夫三百五篇孝子行役者凡四北山陟岵是非封公所以期子之意予故畧勿著而以箠詩勗蘊山也

送龔愚安之長沙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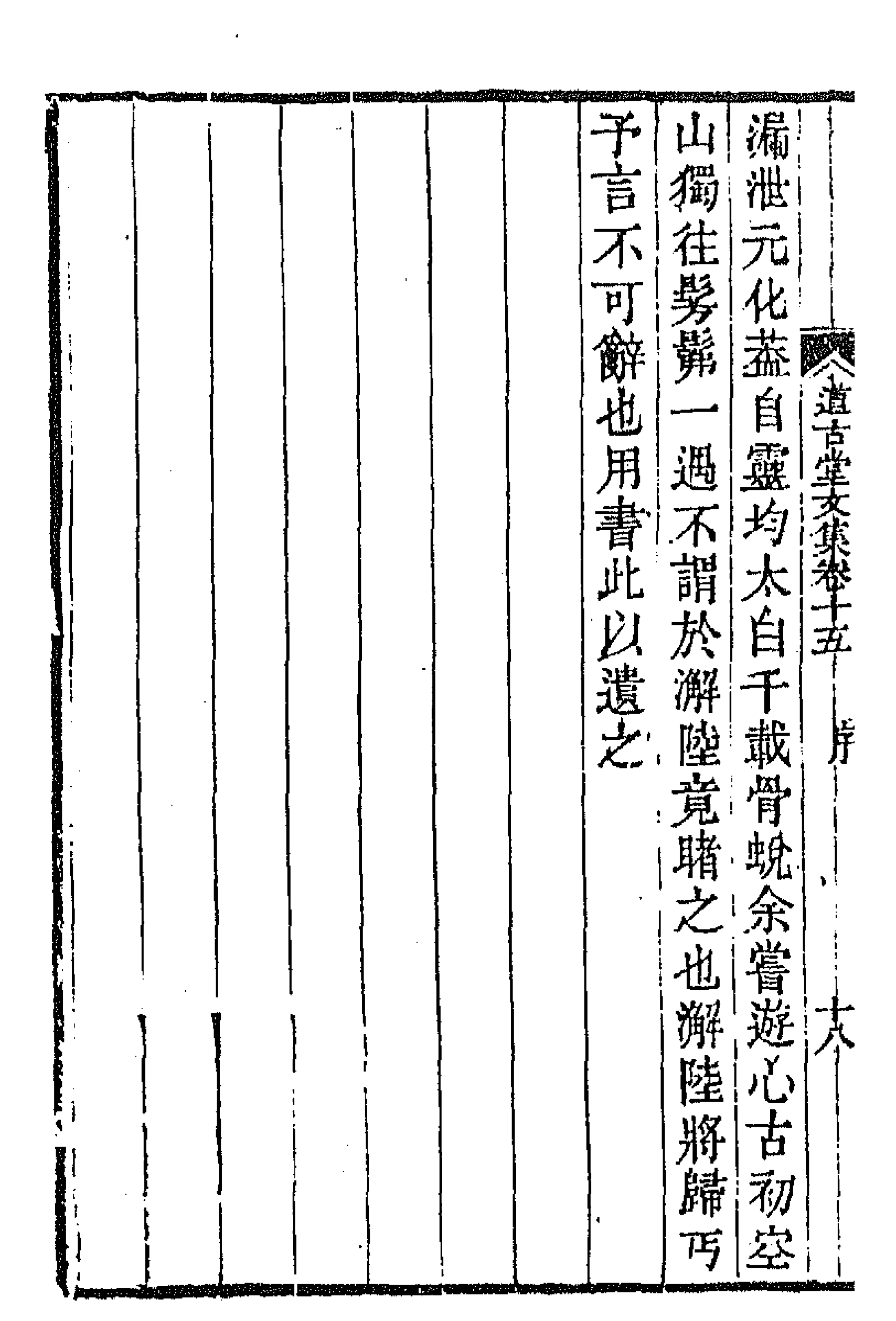
古者刑名之與儒術出於一自七略分而九流判儒與法遂出於二今之爲法家言者知有李悝商鞅韓非幾不知有周公孔子豈仁義道德之訓果不敵武健嚴酷之治與抑爲民上者果於俗吏自爲無有開導於其側者與吾嘗論坡翁文士言不必盡可爲法讀書不讀律是致君堯舜無術也讀律而不讀書謂遂能致君堯舜吾不信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一則曰明罰敕法一則曰議獄緩死此千古法家之祖也春秋筆削經聖人後定而董仲舒集公羊以爲斷獄雋不疑援衛輒之義輒

收縛假戾太子此豈律文所載乎而有識者斷然行之不疑無他深於儒術故也吾有文章意氣之友曰龔君愚安有經世大志恢廓自信而性喜讀書吾與之譚錯時事動中窾會吾與之稱說古義援據別白吾與之絺繪章句海涌嶽立濤瀾生而峯崿露也然而為儒不能以自見出而參人幕必其為儒吏也而後從之遊廣昌魏先生定國海內所謂端人正士也以禮來聘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賓主交重焉今黃門蜀中嚴君以鴻臚卿秉臬湖南聞愚安賢筮日具書幣請愚安與俱楚以南其風剽銳而急疾問愚安何以為治此非有異術也敎

以厚其俗靜以鎮其佻刑期無刑以俟其自化生堯舜之世治堯舜之民如是而已矣若夫矯尾厲角矜箝束禁制以為能此法家之所尚而吾儒勿道也愚安往矣書經義以相勗可以驗所學焉

贈顧澥陸序

予友施安自京師歸錢唐盛稱泰興顧子觀澥陸之詩曰余見詩于京師惟澥陸矣丙辰春予應　詔來輦下澥陸懷其詩修士相見之禮讀之竟日夕其綿邈滂沛則高山出雲舒卷肆態其清悄刻厲則幽穴溯𥗉琤琮流音𢥞乎悄乎入道之契淵身世之交際一篇三致意焉不自知其情之深也今年夏澥陸復來京師調病佛寺頹放不聊詩益清深道上枝節響動神解邑飛假喻象物不名一端獨鳥叫秋千花笑日凄風忽厲瘴雨變淫濤瀾擊撞金碧眩轉砉然一鳴詘爾中止挾奇作怪



漏泄元化蘊自靈均太白千載骨蛻余嘗遊心古初空山獨往髣髴一遇不謂於澥陸竟睹之也澥陸將歸丐予言不可辭也用書此以遺之

贈張誠然序

仁和張果誠然以教授客燕其少從受經師亦以越人羈京師死邸舍誠然既視其含斂則覓漕艘遞其棺以歸葬乎越臨其窆乃返凡道路之費封樹之資畚挶埋坎之用誠然貧士不假助於他氏不匝月而事告全而誠然恂恂無德色余遲之於里門覘其貌兀傲而不可狎奬其義則斂抑退讓不敢當嗚呼誠然古人也然求之於古亦鮮有逮此者吾於後漢得二人焉曰山陰鄭弘曰南陽董班弘師同郡焦貺貺以楚王英事死詔獄弘髡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爲貺訟罪躬送貺喪及妻子

還鄉里班少遊太學宗事李固及固遭禍班殉尸不肎去卒以固衣襚歸葬漢中吾於魏得一人焉曰觀津牽招招詣同縣樂隱受學隱以亂見害招觸蹈鋒刃殯斂隱屍喪歸遇寇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涙請赦賊義釋而去此三人者篤義師門不間存殁炳於史冊傳誦到今以吾論之友朋師弟以義合者也當其臨險阸處非命傷懷戚皃感激氣頪或至履鋒冐炭甘九死而爲之此中材以上于世不乏若其欻爾死生從容坐論進不足以立名退亦不爲損節則雖好修之士猶將逡巡觀望廹而後起矧其遠涉之乎四三千里之外孤行振臂莫

爲摯助而貧士種松柏泣涕成禮斯巳難矣矧其人亦然又一貧士然而誠然則退然謝曰吾非能有加于吾師也吾致吾力可能爲而已夫今人之所不爲者豈果其力之所不能哉吝財一也畏勞二也憚遠三也有一於此則不能爲矧其兼乎故吾謂誠然之事較之鄭卯董班牽招爲尤難而誠然且曰若卯班與招吾斯之未能信也

道古堂文集卷十六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十三

建昌李先生壽序

禮有經師有人師經師云何六藝之傳授進學之淵源於是乎在人師則自賢聖以暨百工技藝之末莫不由之由東漢訖魏晉師稱師弟子稱門生門生之義歐陽氏修洪氏适釋之綦詳南士尚聲華北士重門第其義弗著爰及唐代記登科錄諱行王定保撰摭言紀門生座主受恩感遇而世乃始斷斷乎以此相高矣顧皆飾

羔雁而崇黨伐標榜名譽提掇勢位膠漆比附齮齕國
是則未有以經師人師之說通之者也
今上即位之二載建昌李雲麓先生來主浙試浙士之
受知於先生者一百一十有八人熏之以道德砥之以
節行切磋之以文章亦既爾矣士之上謁先生者先生
立於東階和顏色而迎之升拜成禮交兩揖而退其以
文來質者虛襟而莊誦之指事論心崇質黜綺如古人
韋弦幽贊之義其誠且愛如此越三年先生復來視浙
學甫匝月改蒞江北門下士拜送於舟次先生拳拳若
不可釋顧其尤貧者割清俸而周之簡其賢者晉諸幕

下錄用其長敦誨其所未至以故浙士之得與於著錄者莫不口建昌李先生不置曰如吾建昌李先生者固可以爲師爾矣十年以來蓬轉萍散凡諸弟子升晦存沒往往異路羇棲跧伏罹憂患而顚蹶者固不足以塞望一二幸挂朝籍名微祿薄不克親奉束脩娛先生之旦晚迴望師門一何遼落媿生顏變其有冡乎今年十月先生介壽六十諸弟子或且散而之燕楚齊蜀閩廣之區千里而近千里而遙不得麇至親執爵而拜堂下埶也然稽諸古壽者不拘以年下有祝嘏於上與凡置酒奉金皆可稱壽又不拘以誕日歲之元月之正與凡

宣幽導滯皆可上壽壽以文辭自豳雅頌始朱季與後乃稍稍以序稱然則諸弟子者將何昉乎先生官勲在國史論議在朝廷聲施在天下齷齪算之近夸且贅計惟修身以肩授受績學以衍淵源標芳樹軌以報稱知人能得士之實則其義較世俗之言壽者爲優師弟之契尤近古而可法也已

梁谿父先生壽序

谿父梁先生懷經協術名德高亮優游林泉壽臻杖國

聖天子從容存問特晉榮秩　奎章煥煌錫爲世寶遠近詩誦謂曠典所未有凡有祿於朝者競爲麗鴻淵懿之辭千里命使介觴于堂先生却之而不得也夫河潤九里發源崑崙泰山出雲不崇朝而徧雨天下飲於河者忘崑崙之高雲行雨施而不見泰山之大未可謂之知本也先生斧藻其德閫詩對易篤於過庭致琢四瑚六璉之器以貢　天府其爲崑崙泰山也大矣而夔龍稷契之業後先疏附之任裕之後昆以彰施其用而先

生特為而不有悅山樂水敦仁晦智天倪不滑德充自符巖居有朱紱之榮循陔致白華之養道風秀拱碩德冠時偉矣乎其不可企及也某蚤侍杖履獲聞緒論耶緣人世福備之旨推尋先生所以兼致之由輒用須富以當擊踶先生居恒處約口不言貧履盛席豐口不言利與境兩忘不滯於物顧狀猶言其外遇也搴林酌海騰躍百家文誠鴻矣然而屢敗拙目竟無悶容借箸前籌動中窾會才誠肆矣然而澤及黎首不居寵利攜匝鞠稚情懿德滿行誠敦矣然而道高謗興犯而不校譬之修塗鉅野不設町畦長河滄溟茫無畔岸非今茲之

福備不足以稱先生之雅是非先生之雅矣又豈足以
致今茲之福備哉流俗之見溺於榮華輒假時命用相
推挹恭儒術所不取約而求之天人之原微而驗之性
情之際陶物振俗實在于茲先生聞之當不違斯論也
謹序

長沙周霽舫壽序

古昔大儒項背相望未有不湛深經術而可以名世者漢世諸經各有大師遞相授受守家法黨同門載於前後儒林傳者詳且晰矣流轉至千餘載或尚著九經師授之譜緝五經傳授之圖迄於今津津猶溢齒頰然或泥之太過且至於離經而與道背則前哲之所議者固未可以指屈也秦延君增益師說至百萬言桓譚以爲解堯典二字至十萬言說粤若稽古近三萬言亦迂且冗矣高子親子夏弟子以絲衣繹賓尸爲靈星之尸以小弁爲小人之詩孟子嘗病其固矣穀梁子傳魯學公

羊子傳齊學若尸子子沈子子女子皆其師傳也何以元年大義而無傳益師不日之惡畧而不言單伯之淫郚子之請猶不免乎短且俗之誚以知師說之未可以盡信而聖賢義藴之指歸則固以心得爲尚也逮後科舉之途闢經學愈晦經義漸失叚昌武爲毛詩指南指科舉之南也林泉生爲詩義矜式矜科舉之式也劉青田爲春秋明經明科舉之經也

聖天子懸五經之科以厲天下之實學士方樂其美名之可飾務爲僥倖捷得之術以求合於有司剌取發問之題轉相習誦試質以全經之奧義張口而不能翕者

比比矣楚介南服以騷賦繼十五國風而起江山文藻甲於海寓自昔比烈而星沙周氏獨用經術蔚然崛興於洋山湘水之奧區吾友雪舫先生自其羈丱受書卽耻就俗師問業門以内父子兄弟自相師友習其句讀稽其根歷辨析其異同離合而根極於理道其爲學非以求合乎世也然而施之於舉場風發雷厲決江河而排滄溟世之擁皐比擯都講守一先生之言岸然號爲經生者則胸喘膚汗窘步而卻走者不知其幾千萬也雪舫既以五經起家而其難兄若弟復連中甲乙科得氣以去或疑其有獨得之秘術淵源講授異聞不傳咸

就請業雪舫笑謝之諸所謂老師者稍稍知悔悟教後生讀全經討論義理湖南經學大興皆以星沙周氏爲法雪舫經明行修通之以經世務涖一官而一官理宰一邑而一邑化今方佐都轉運使經畫鹽筴呂管所未盡之蘊太平經國周公所未施行之書心知其意設誠而致行之澤溥於浙東西汜而操術不勞則精義神而推行利也海内方聞之士與予有攬環贈佩之好者衆矣窮老盡氣抱遺經以究終始者乃如晨星落落可數雪舫官會城時時過予發六藝之微靑刱整一義隱然如堅城大敵卒不可搖撼嗚呼欸益於予之近且切者

莫雩舫若也雩舫今歲屆強仕之年介康爵者不少榮華之辭而予獨以迂拙之言進俗之所訾固雩舫之所樂聞而吾士友之所欲傾耳以聽者也故不憚謭謰而述之是爲序

孫雲巖壽序

孫氏系出舜江其在前明忠孝文章彪炳天壤簪纓相嬗奕葉清華逮乎延登黃耳金鉉迴翔丹地與國運相終始其遷於杭者源大司馬世載令德五傳而至雲巖先生始益顯雲巖少席苞蔭卽絕去綺襦紈絝之習恒惴惴以不及人爲耻復嗛嗛以求勝人爲耻不讀非聖之書不爲骫骳之文不萠梯榮取寵之心不附黨援標榜之藉含經味道聲雋一黌定省外恭兄友弟力修門內之行而譽溢於鄉邦澤流於姻族其大較也故未可以護謓而悉數矣若其才藴於無名器藏而不試機張

括省動中窾會雖工於心計者不能及而口無臧否胸少柴棘年始及艾卽屛家事付兩兒經年不問其嬴縮所慼慼往來於胸中者世人之休戚若衡石之低昂必剗其平而後已飢有粟疾有藥死有櫝齒有埋不辭難不近名龐鴻淳固之氣根心而不漓豐亨豫大之福旋踵而立致方岳峙而麟鳳遊甘露瀼而芝蘭秀長公紿諫珥丹筆以依日月之光次公孝廉靈青僩以鬱風雲之氣恬俟步入里門文度抱著膝上方詒前哲殆又兼之二難夙承家學無改素風所以榮世之事靡弗周所以娛親之具靡弗備履其庭有黃麻紫綸之　綸言有

絲綖金章之袞錫登其堂有西清東觀之　賜書有方鼎瑚戈之舊物入其座有白首魁壘之耆儒有皙鳳鸞龍之名彥周規折矩著其朵齊肆夏之節歌詩述頌盛其丹黃盤帨之文折俎殺烝永其緇衣好賢之德鐘磬管籥流其歡欣和樂之聲鏗鏘炳耀榮增歡益雲巖顧之其樂矣乎樂矣而未也先憂後樂者良宰之宏襟履盛思危者哲人之長慮雲巖瞿然而却顧悄然而深思義在蟋蟀之三章矣昜給諫以已飢已溺補袞職昜孝廉以思居思外紹遠圖扶樹元氣不滑天倪以善承忠烈公之酉貽仲安公之肇造此雲巖之本志也美哉推

此意以往瓜綿椒衍世世子孫猶壽無有艾於雲巖始基之矣五月望後一日爲雲巖七十覽揆之辰善於給諫兄弟者羣然乞言於余余與雲巖交不薄矣知雲巖者莫如余深能道雲巖之行誼者亦莫如余悉然則宜有雲霞絢爛之辭以抒寫君高厚疏濶之槩而衰病耄忘言辭蹇之十不得一惡焉無以塞諸君之請所可告者天地清寧日月昭曠吾兩人優游井里同爲太平之幸人加餐强飯俟

聖天子升中配天之禮畢扶杖以觀德化夔龍事業姑聽之後人而吾與君但當含飴行藥不復關世上事矣

許月波壽序

今天子紀號之三十有三載四海乂安綱會竄伏協氣翔洽充滿宇宙野老扶杖而觀德化之成羣黎鼓腹而食太平之福生斯世者斯亦千載一時之嘉會也竊月十有三日吾友月波許先生行年蓋七十矣彰纓簪組之彥白首耆艾魁壘之儒思得不可磨滅之文以爲先生金石之壽羣然以斯事見屬余豈其人哉前此六十施子慎甫嘗序之其文淸以肅曲折能道先生之所詣余不能逮也交深於先生者若樊榭南漪茨檐勿藥諸子皆成不朽之業而已化爲異物獨余與先生白頭相

望推擠人世至于數十年之久環顧斯世知先生之深者莫余若而能道先生之行者非余亦莫屬也先生有曾史之至性有君陳之孝友有微生之諒直有石奮之醇謹僂指而數之更僕而不能悉也特以吾二人相契而論無一事之可訾無一言之見忤有攬環贈珮之好無乘車戴笠之嫌恭敬之意見於飲食之外數十年如一日也居平竊論人莫不欲傳之子孫以爲世守或以田宅或以詩書或以玩好其傳不同而其守政復不易先生獨保合元氣與物無迕與世無爭淳淳悶悶以忠厚相餉遺賢嗣敬占長體斯意不敢妄失尺寸許氏之

昌且熾也豈有既乎余能言先生之所長而行不逮不能測先生之所至或不以人廢言而以其事上之輶軒閭師黨正貢賢能之書於王吹笙合樂歌鹿鳴之三章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非先生其孰能當之乎

翟龍文壽詩序

古者二十而冠五十而爵酒醴之設祝嘏之辭爵之年不聞有云也於冠之時則備言之一加之辭曰壽考維祺再曰眉壽萬年三曰黃耇無疆年至於可爵則冠辭所謂淑愼爾止敬爾威儀者德已備矣以家則杖以養則貳膳以乞言則立侍而聽政割牲酳酒之養奉車進履之敬莫不循是而加隆焉故五十曰艾即以之爲登進壽域之始鄉有內行醇備淵粹篤寔之君子曰翟先生龍文施德於姻族加惠於鄉里退讓而不居其名有賢妻曰高夫人德與之配舉丈夫子八人克以義方教

長公秬原次公大川來遊太學聲炳乎六堂發爲詩歌鏗鍧金石　輩下之稱詩者莫之或過也巳庚之閒兩尊人相次躋年五十投僑札之縞紵者徵歌介雅相與申登堂之敬秬原兄弟編晉爲集將以傳世而耀遠請予序以張之予惟稱觥之事備於雅頌而其辭畧於班史可徵然皆以下奉上又其閒或受之而喜或却之而媿事亦不齊武帝刻意封禪作益延延壽觀其於祈天永命摯矣迺於兒寬上壽則曰敬舉君之觴於車千秋等則又曰敬不舉君之觴何也時和歲稔民氣和樂人主延壽之基也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士大夫致壽之本也

先生際雍熙之　盛朝享家庭之豫順儉克中乎禮和不滑其天羣雅之材抒誠竭慮歌咏康樂而恢廓其事比於笙簧酒醴則有進矣浮游之說予不敢引請以君之父子間爲論唐虞元凱左氏既別之爲十六族杜預以爲卽禹稷皋益朱虎熊羆之倫則其非同父明矣周有八士兩漢諸儒世次舛互包咸所謂皆歷顯仕者又不可據也潁川荀氏表里高陽稱極盛矣直以身逢末造名在黨錮欽其賢者未嘗不惜其遇今
天子治理臻于堯舜先生胚胎朱虎熊羆之才以佐
昌期之運譬猶求木者必于鄧林採珠者必於合浦海

內衣冠之族惟翟氏所遭際爲優舉觴者無諛辭受茲者詎有媿色子言不文而能徵實用以是爲秬原兄弟勗焉是爲序

沈賡堂壽序

並一世而與吾接謦欬同聲氣者皆友也而友道不與焉問學不相長有無不相通榮辱休戚不相關雖交滿天下謂之無一友可也繼而自反吾必先有以樹友之的而後天下之友得而影附之泛泛相值亦悠悠相遇已耳歲月漸增頭顱老大回顧生平朋交零落可以托六尺之孤共千秋之業者屈指無幾而意中隱隱若堅城大敵岸然拒於吾前又若肌膚性命頃刻不可離諸左右者尚有人焉沈君賡堂其一也賡堂嘗兄事余南北往來貧辛與共聞余言未嘗不善知余過未嘗不規

愛余之嶔嶔歷落則喜稔余之困頓顛躓則憂余欲以
詩篇贈之賡堂貌恭而情摯不可以言語動也余欲以
貨賄投之賡堂行介而性迂不可以縞紵結也相與於
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君子之交淡以成如此而已賡
堂有才子四人薄宦三十年無成都八百之桑亦無武
陵千頭之橘減衣縮食悉以買書諸子閉戶而讀出門
而求友所居距余家稍遠余疎節闊目或累月而後一
至或經年而不一至賡堂時令諸子摳衣請業拜於床
下趨於坐隅勤拳之意見於顏面余見之未嘗不啟顏
而笑也賡堂與余生逢

聖世嬉遊閭巷把玩景光年雖邁而筋力未衰家雖貧而境遇不廹熙熙焉忘　帝力於何有落落焉不知老之將至吾逾指使之年賡堂今且七十矣仲冬之吉乃其初度例有榮華之辭施於屏幃余非賡堂不肯爲賡堂非余言亦不肯受也姑舉平生求友之道與所以獲交於賡堂之意鄭重而申之以示吾鄉里後進雖狥俗乎亦猶行古之道也

符以立壽序

鄉望族曰符氏出入里閭被服儒者約車騎損傔從遇同巷有恩敬人人稱長者以比馬冀諸王以立翁又其宗之長且賢者白首耆艾隱德勿耀今年壽屆八十令子之恒以余悉翁家風素業當無戹詞乞言以序惟翁遠性清到不爲俗儒絺章飾句之習而其行事往往與古適會書之可以當家訓傳後嗣是可述也符宗之居會城者或閒月有會或月一會烹鮮擊豕合敬同愛翁實首倡爲之如花樹韋家宗會法同堂兄弟數人昕夕過從廳堂閒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

笑如恒農楊津楊播家閨門肅若朝典新婦上履儀寛
褒高髻笑言不聞于隣如山南崔氏清河房氏家法之
恒年齒韶茂嚮學綴文聞錢唐厲先生一代通儒亟令
負牆奉席聞詩對易爰就琢磨以故錢唐之詩法獨符
氏得其宗之恒汲古無倦翁益不惜餘財廣置鴻籍結
屋因樹榜延秋聲扃戺鱗次縹錦葉積甘泉馬氏孏谷
吳氏小山趙氏輒借異本手自謄寫以故三家之收弆
獨符氏獵其精之恒嶢嶢皦皦不妄襟契若其清才高
隱通德名門未嘗不修巾帢每吒啄高齋揰琹未就翁
必敕廚戒僕祭貳簾笭詩書之腴與仁義之飽若鹽入

水譬豆罨黃以故鄉邦之聲類獨符氏交得其正僉曰之恒也才其翁之謀貽遠哉翁壯而旅遊晚乃捷戶却軌絕遠塵躅不合丹不佞佛坐有周親庭無尼媼治鄰急貧含嘉孕福爲家督爲鄉典型爲國達尊今茲大耋翁其有以自壽乎之恒內行淳篤朝問寢膳必親侍夜不敢出宿於外其所以扶進壽域者有道矣余故併書之以爲世之事親者法

林竹侶壽序

竹侶尊兄秉寛中篤厚之德藴沈鬱淡雅之才其趨舍往往與世俗殊與余相契最久且真余性通倪竹侶沈毅不苟言笑余性簡傲竹侶與人恭敬不肯少迕其顔色至若臨財廉赴義果一言之諾雖脅以威利而不改移則余兩人一致也余游宦不達歸而友教四方與竹侶不相見者或一二年或三四年形跡疎濶深居獨念時時有一竹侶在余意中知雞鳴風雨之候時時有一余在竹侶意中也孫納言盧船清介絶俗矜慎少許可獨心折余與竹侶余以文竹侶以質余文恥爲夸毗扶

質立幹他人賞其藻耀竹侶獨標其名理竹侶手一編嚶咿如小兒握管爲今時文緣情體物輕便宛轉雖老於揣摩者不能過試於有司一不中卽棄去知小技之不足工而順時迎合之術無關於理道也至若修門內之行余所不及於竹侶者有二余壯歲失怙祿不逮養竹侶事尊甫樸齋先生精庋閣之膳挂杖頭之錢舟游巷泳以娛適老人之志意曾參養志宣尼愼終兩無媿焉余有子不類竹侶諸郎嶢嶢頭玉督以義方青衿組帶鏘鏘乎庠序之間今時爲髦士他日爲賢吏爲名臣可卜也虛舩大隱金門欲乞身而不得余栖遲衰鈍浮

湛閭里推排人世數十年竹侶亦臻杖國之年虛船履踵南旋許撰一文以當贈我處我之義有諾責而未暇平生之言白首同歸之願厲世磨鈍之文以示吾三家之子孫余雖逡循辭讓而不得矣紫陽瑞石之麓多隱君子天倪不滑純嘏永錫竹侶一二能識之以山林爲屋宇以煙霞爲几席左江右湖睥睨天地不躭情於麴蘖不競勝於楸枰不雕琢五七字以役其肝腎樂化日之舒長忘 帝力於何有庶幾太平之幸人鄉邦之大老歟余足疾不良于行欲參一席而勢不能竹侶朝游暮歸有榮啓期之樂而無南郭子綦之病所獲不旣多

乎虛船以身許國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未可以此相例出處殊途顯晦異迹余獨兩無所處焉竹侶其謂我何也

嚴漱谷壽序

窮經將以致用也用之而戾與用之而敗其為不通經不學古較然矣亦有保殘守缺伊吾竟日夕而其言或迂遠而濶於事情其道或紕繆而乖於情理其解明夷也以箕子爲荄茲其說堯典二字至數萬言所謂經者非聖人之常道所謂窮經者特曲士之偏解用之入世則亡新之劉歆而紹述之王呂也學人屈首受經隸膠庠爲弟子不用世則必爲世用舉平昔所蘊畜依倚有力者次第施之才不爲盧生學不爲空談歲月乃不至泜擲陳餘不用李左車而兵敗曹參用蓋公之言而政

淸靜吳楚七國不得爰盎而周亞夫卽決其無能爲賢者之關繫人國如此乎其鄭重也唐制進士不應詞科不得爲館職卽散處爲畿赤望緊之尉其次則爲方鎮所辟召或爲從事或爲記室溫造之在河陽韓愈之在徐州杜牧之在淮南李商隱之在河東其較著者也宋自慶歷寶元以前猶承此制陳堯叟歐陽修入錢思公之幕東都文酒之盛至今猶豔稱之今固不異於唐宋也阨塞之險易民生之疾苦僚屬之賢否皆可眎諸其掌雖諸生乎所至輒都賓師之位授几乞言道合則油油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一言見迕輒卷而懷之而不可

以終日皭然不滓如白駒振鷺之出塵表可望而不可狎吾徧交天下賢豪長者石友澂谷嚴先生則其一也澂谷孝親友弟居家理治經能文章與吾共學而與族兄季傳齊名科名可扳拏致澂谷夷然不屑也其言曰牽絲入仕宰一縣刺一州膏澤欲下於民畏葸之上官拘方之大吏從而束縛之駁詰至於數四積日踰時而後報可然猶從者半咈者半至頭白而不得行其胸臆者衆矣循卓如龔黃慈愛如召杜不能不窄壓於上游廢沮於胥吏勢使然也

聖天子敷厚虞育唐之醲化開登三咸五之宏業勵精

圖治舉一世而甄陶之股肱心膂寄之把麾秉鉞之重

臣承流宣化若高屋之建瓴水若膚寸之雲不崇朝而

徧六合然其襄

聖治而臻上理一已不能獨任也三數章逢之儒借前

席之箸操不律以從事功不必自已居名不必自已立

雲雷經綸聲滿天地此亦千載一時之盛軌也越樽俎

而代庖吾其爲尸祝乎故自弱冠以迄七十而始息游

有才子日象咸爲淮南幕僚就養官舍濁碎之職不足

以展牛刀之用歸休故林復理舊業短杖寬鞋婆娑閭

巷招延近局修雞豚之會束髮受書之故友所謂不才

而全其天年者獨有余在開長筵釃朋酒不可以無辭也遂以自驗而知者揄揚之頌禱之程量其品誼表白其心事意盡而言止矣若夫湛深經術發攄事業相尋於本原之地周公致太平之書具在吾兩人相視而莫逆不能爲外人道也是爲序

孫瑤圃壽序

孫氏發跡於姚江代以忠孝文章科名相擅世濟其美遷武林者自安山公始風氣渟固培植深厚族姓益蕃文章益顯吾友瑤圃其尤也君生長華胄胚胎前光沉酣往籍涵濡庭訓交於余獨厚推襟送抱數十年如一日推排入世閱歷半生遡風徽於往昔味氣誼于生平約有三變可爲君悉數也君弱冠從厲徵君樊榭指授詩法在壇坫中如白圭振鷺迥出於烟霞風露之表方舟載酒與一二宿老覓句於皐亭九曲間秀筆與天桃穠柳爭春日之豔有承平貴遊之風逮屆立年學問淹

貫以詩書為麴糵嗜仁義如飢渴傾身為友急病讓夷至再至三而未嘗厭倦豪情邁氣有五陵遊俠之概年運而往品益粹氣益醇斂華就實壹意修門內之行尊甫晴崖先生自曲陽解組歸放情泉石鄉曲朋舊束修雞豚之社共結安樂之窩君艾髮蒼蒼將車奉杖若嬰兒之依慈母論者比於石奮父子旣晴崖先生棄養君巳巍然巨人長德為羣從之領袖為後進之圭臬為盛世之祥麟威鳳德配夏夫人白首相莊內集有詠絮之箏珠獻歲有頌椒之新婦諸子聯翩入仕祿足以供甘脆融融洩洩君之貴貴在天爵而亦兼人爵之榮君

之樂樂在天倫而無假世緣之染從容偕老在堯天舜日之中修禮耕學耨之業不知老之將至忽忽已屆杖鄉之年歲在上章攝提格孟陬望後四日則君攬揆之辰也紫綬朱紱章服華矣吹笙擊鼓音樂調矣魚鱉膾鯉食旨甘矣七丈之華堂六曲之錦屏狐裘珠履之賓客瑤環瑜珥之子姓孳孳曲膝奉一觴以介眉壽而君顧踧踖而不敢安鄭重而有所屬作而言曰吾生平無一事有過於人亦無一事不可告人諸君子贈我以財不如贈我以言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吾有老友性侃直而言不誣盍往求之吾榮多矣余文不爲舉世所

重所謂楊子雲官爵容貌無以異乎人也並一世而生者乃有桓君山則知君者莫如我知我者亦莫如君也得一知已而猶嗇其術而不肯盡非人情不可近姑舉平生風義與夫君之所以自信者詳悉言之與世之榮華其辭者異矣